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Clocks

怪钟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范白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Clocks

怪钟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范白泉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9-0969

Agatha Christie

THE CLOCKS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The Clocks © 1963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
a Chorion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怪钟(英文版) AGATHA CHRISTIE® POIROT® © 2009
Agatha Christie Limited (a Chorion company)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钟/(英)克里斯蒂(Christie, A.)著;范白泉译. —北京:人
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7566-9

I. 怪… II. ①克… ②范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2068 号

怪钟

Guai Zhong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范白泉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

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0

ISBN 978-7-02-007566-9

定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我的老友马里奥，
兼怀柯普瑞斯饭店的美饌佳肴^①

^① 柯普瑞斯饭店(Le Caprice)由马里奥·嘉乐偶(Mario Gallati)1947年在英国伦敦创办。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、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最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,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关系,并一

直持续了 50 年,共出版 70 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《不在场证明》为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 年,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风行之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的纪录。

1971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 年,她以 85 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面世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作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 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成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我国曾陆续有过出版,但并不完整,且目前坊间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丛书成为喜爱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 年 5 月

序幕

九月九日下午，和平时完全一样。对于当天即将发生的那几件大事，会牵扯进去的人都尚无不祥的预感。（仅一人例外，那便是住在渭波寒弯月胡同 47 号的裴珂太太，她在预感方面独有所长，每次都会在事后把当时心头袭来的惊惧灾异之感详详细细描述一番。可惜住在 47 号的裴珂太太，和 19 号离得这么远，那里发生的一切，与她又实在是不相干，所以她如今大可不必在当时预感到什么了）

“卡文迪许文秘打字服务社”社长 K·马婷黛小姐，九月九日这天过得沉闷，干的都是日常事务。电话铃丁零当啷，打字机噼里啪啦，业务上的压力倒是一般，比起平常的工作量，不多也不少。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。直到下午 2 点 35 分，九月九日还和往常日子一样。

2 点 35 分，马婷黛小姐的蜂鸣器一响，外间办公室里的艾德娜·卜兰特使用舌头把嘴里那颗太妃糖推到腮帮子一侧，以惯有的粗重呼吸声外加点儿鼻音应答道：

“您有什么吩咐吗，马婷黛小姐？”

“哦，是艾德娜啊——我跟你说过的，不要这样子接电话，吐字要清晰，呼吸声要压低到语调下面去。”

“我错了，马婷黛小姐。”

“这样听起来就好多啦。只要你努力，就可以做到的嘛。叫谢乐·魏玻到我这里来一下。”

“她去外面吃午饭，还没回来呢，马婷黛小姐。”

“喔，”马婷黛小姐目光扫了一下案头的钟。2点36分。整整迟到了6分钟。谢乐·魏玻最近越来越散漫了。

“她一回来就叫她过来。”

“知道了，马婷黛小姐。”

艾德娜将太妃糖卷回舌间，乐滋滋地吮着，继续打阿蒙德·列文先生的大作《爱情赤裸裸》。里头那些精描细述的色情内容却一点也引不起她的兴趣——其实，列文先生的大多数读者也是如此，尽管他写得挺卖力气。要说这世界上啊，真是再也没有比乏味的色情文学更乏味的东西了，此公就是一则显例。虽然封套花里胡哨，书名撩人狂躁，可他的销售量就是一年差似一年。上回欠的那笔打字费都已经发函催讨过三次了。

门开了，谢乐·魏玻走进来，轻轻喘着气。

“‘红毛老猫’正找你呢，”艾德娜说。

谢乐·魏玻回了她一个鬼脸。

“瞧我这运气好得——偏偏在我迟到这天！”

她抚平头发，拿起记事本和铅笔，去敲社长的门。

马婷黛小姐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。她四十出头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讲求工作效率的女强人。头发淡红色，额前高高梳起，又因有“凯瑟琳”的教名，便得了这“红毛

老猫”的绰号。^①

“你迟到了，魏玻小姐。”

“抱歉，马婷黛小姐。路上堵车了。”

“每天这个时候总要堵车的。你来往就应该在时间上留些余地出来，”她找到记事本上一则记录，“有位名叫裴玛煦的小姐打来电话。她3点钟的时候要请一名速记员，还特别点名要你去。你以前帮她做过事吗？”

“我记不得了，马婷黛小姐。反正最近没有吧。”

“地址是渭波寒弯月胡同19号。”

她的话到此处止住了，想看看对方的反应，而谢乐·魏玻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记得去过那里啊。”

马婷黛小姐瞥了钟一眼。

“3点钟。还早呢。下午约了别的客户吗？哦，有的，”她的目光从头到尾扫了一遍胳膊肘边的客户预约表，“和鄯嶝教授约了在杓鹑饭店。是5点钟。你得赶在这前头回来。如果来不及，我就派詹霓去了。”

她点头示意谢乐可以离开了，谢乐便回到外间办公室。

“可有趣事，谢乐？”

“和这些天一样，无聊呗。渭波寒弯月胡同有个老娘儿们要我过去。5点钟还有鄯嶝教授——竟是些名字吓

①：英语中，“凯瑟琳”(Katherine)的前三个字母Kat如单独发音，则与“猫”(Cat)相同。

人倒怪的老古董！真希望什么时候能来点儿刺激的。”

马婷黛小姐办公室的门开了。

“我想起这里还有个留言给你，谢乐。到了那里，如果裴玛煦小姐还没回来，你就直接进去，门没闩。走进去，在门厅右侧那间屋里等着就是了。你记得住吗，还是要我给你写在纸上？”

“记得住，马婷黛小姐。”

马婷黛小姐回转她老人家的“内阁”去了。

艾德娜·卜兰特在椅子底下一阵摸索，悄悄提出一只款色俗艳的鞋子，只见细细的高跟已经脱落了——

“这可教我怎么回家哟？”她哀叹道。

“唉，别瞎忙活了——我们会帮你想法子的，”身边有个女孩对她说了这么一句，又接着忙自己手头打字的事儿去了。

艾德娜叹了口气，换上一页新纸：

欲火将他紧紧攫住。他狂乱的手指撕开罩在她酥胸上的那层薄纱，随即将她推倒在肥皂^①

“该死！又打错了，”艾德娜说着，伸手去摸橡皮。

谢乐拎起手提包，出了服务社。

渭波寒弯月胡同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朝

① 英语中，“肥皂”(soap)和“沙发”(sofa)词形接近，容易打错。

由一位建筑商营造的。胡同呈弯月形，两边花园楼房都是一幢一幢背对背的。这种奇思妙想的格局对不熟悉本地的人来说，实在是很容易引起麻烦的。如果先走到外面那排房子这儿，便找不着门牌号码较小的在哪里；如果碰巧先来到内侧那排房子，则又不知号码较大的何在，会被弄得晕头转向。每家每户倒都整洁端庄，有设计美观的阳台，相当不错。所有这一切尚未受到现代化的熏染——当然，这只是从外面看。一进厨房和浴室，便可感知时风世气的流变了。

19号没什么不寻常的。窗帘整洁，铜制的前门把手擦得锃亮。一条小径直通前门，两侧是嫁接在树干上的玫瑰。

谢乐·魏玻推开最外边的铁栅门，走到前门口，按下门铃。无人应答，等了一两分钟，她便按指示，扭动了门把手。门开了，她走进楼里。门厅右侧的房门半掩着。她轻轻敲了几声，等了等，便进去了。这间客厅虽说普普通通，倒也颇为舒适，只是对现代人的口味而言，陈设稍嫌繁琐。室内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钟很多：一座老爷钟兀自在角落里滴答作响；一只德累斯顿^①瓷钟摆在壁炉台上；一只银制马车钟立于书桌案头；靠近壁炉的多宝架上摆着一只镀金小钟；窗边小几上则是一只外包皮革、已经褪色的旅行便携钟，钟面一角贯穿着一行斑驳的金字：

① 德国城市，以产瓷器闻名。

“迷迭香”。^①

谢乐·魏玻看着书桌上那只钟,不禁有些吃惊。上面显示的时间是4点10分刚过。她的眼光又落回壁炉烟囱边,放在那里的钟也是一样时间。

此时,谢乐头顶上突然响起一阵呼呼咔咔的声音,把她吓了一跳。墙壁上挂着一只木雕外壳的钟,从钟面的机关小门里弹出一只布谷鸟,响亮地报着:“布谷,布谷,布谷!”刺耳的音调仿佛预示着不祥。小门啪嗒一声关了,布谷鸟无影无踪。

谢乐·魏玻挤出半丝微笑,绕过沙发一头。就在此时,她突然停步,浑身发抖。

地板上倒着一具男人的尸体。他双目半睁,眼内无光。在他深灰色西装的正面,有一块黑漆漆、湿漉漉的印迹。谢乐几乎是机械般僵硬地弯下腰来。她碰了碰他的脸颊——已经冷了——他的手,一样……她又探出一只手,去摸那块湿处,刚一触到就猛地抽回,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只手。

就在此刻,最外边的铁栅门发出嘎吱声响,她机械般僵硬地扭过头,往窗外望去。但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匆匆沿小径逼来。谢乐机械般僵硬地咽下口水——她嗓子正发干呢。

她愣愣站在原处,一动也不能动,嘴里喊不出声……

^① 在英国,迷迭香的花语主要是“忠贞”、“怀念”。

只是双眼直勾勾看着前方。

门开了，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走进屋来，手里拎着一只购物袋。她灰色的波浪发丝自前额梳向后脑，一双眼睛大大的，蓝得真美。眼神落在谢乐的后方，什么也没看见似的。

谢乐微微哼出一声，哑极了。那双大大的蓝眼睛便转向她这里。这女人厉声问道：

“谁啊？”

“是——是我——”当这女人迅速绕过沙发背后向她冲来时，女孩勉强吐出这几个字。

接着，她尖叫起来：“别——别……你会踩到他身上的——他……他死啦……”

第一章

柯林·兰穆的叙述

(一)

用警方的风格来描述：九月九日下午 2 点 59 分，我正沿着渭波寒弯月胡同朝西走。我是第一次到渭波寒弯月胡同去，说实在的，我给渭波寒弯月胡同搞得真是晕头转向呐。

近来，我一直执拗地凭着直觉行事，这种执拗一天比一天剧烈，而直觉却越来越不对劲儿了。我现在还是这样。

我要找的门牌是 61 号，可是我还能找到吗？不，我找不到。我仔仔细细从 1 号找到 35 号，却发现渭波寒弯月胡同看来是弯到头了。横亘在我面前的是一条铭牌写着“奥尔伯尼路”的通衢大道。我只得折回去。北面没房子，只有一堵墙，墙那头是一片片现代化的公寓楼拔地而起，显然公寓区的入口处在另一条路上。那么，这个方向也是行不通的了。

我一边走着，一边抬头注意门牌：24号、23号、22号、21号。“狄安娜楼”^①（大概是20号，大门柱子上趴着一只毛色橘黄的猫在舔自个儿的脸），19号——

19号楼的前门开了，出来一位少女，神色仓皇，沿着园中小径奔跑，快得好似一枚炮弹。加之一路尖叫，更像炮弹呼啸飞过。那声音调门很高，完全不像是人发出来的。少女冲出铁栅门，和我撞了个满怀，几乎把我从人行道上撞了下去。她非但撞了，还紧紧揪着我不放——狂乱中，绝望地揪着我。

“要镇定，”我说着，一边稳住自己的身子。我轻轻晃了晃她：“你先镇定下来呀。”

少女镇定了下来。她依旧揪着我没放，但已经止住了尖叫，代之以呜咽的喘气。

我得承认，我那一刻的反应不够机敏。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事情。话一出口，就意识到这问题问得实在不妥，就改口了。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

少女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屋里！”她示意身后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有个男人躺在地板上……死了。她眼看就要踩到他身上了。”

① 狄安娜(Diana)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月神，又司狩猎。

“谁要踩到他身上啦？为什么要踩啊？”

“我想——因为她眼睛看不见。那人身上有血，”她头一低，紧揪着我的双手便松开了一只，“我身上也有。我身上也沾了血。”

“啊，是有血，”我说。我看着自己外套衣袖上的血污。“这下连我的身上也沾了，”我指给她看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开始考虑情况的严重性。“你最好带我进去看看，”我说。

然而她却浑身剧烈颤抖起来。

“不行——不行……我再也不进去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我环顾四周，看不见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来安置这位快要昏倒的少女。我只好缓缓扶她坐在人行道边，让她背靠着铁栅门的栏杆。

“你在这儿等着我，”我说，“等我回来。要不了多久的。你不会有事的。如果觉得头晕不舒服，就把身子往前弯，把脑袋搁在膝盖中间。”

“我——我想我现在没事了。”

她自己也不是很确信，但我不想再跟她耗下去了。我拍了拍她肩头，算是安慰，然后疾步踏上那条小径。穿过前门，走进屋内，在门廊里犹豫片刻后，往左边那间屋子里看去，发现那是一间空无一人的餐厅，便走过门廊，进入对面的客厅。

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，头发灰白，坐在椅子上。我一踏入室内，她猛地扭过头，问：

“是谁？”

我当即发觉这妇人眼睛是瞎的。她径直向我这边望来，双目的焦点却是落在我左耳后方。

我直截了当地说开了。

“有位姑娘奔到胡同口，说这里死了个人。”

话说出来了，我又觉得有些荒唐。这样整洁的房间里，一个沉静的妇人双手交叠坐在椅子上，看起来似乎不该有什么死人呀。

她答得倒快。

“沙发后面，”她说。

我绕过沙发一角。于是，我看见了——张开的双臂——呆滞的双眼——一滩正在凝结的血渍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过——也是啊……可这人是谁呢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我们得通知警方，”我环视四周，“电话在哪里？”

“我家没装电话。”

我仔细盯着她看。

“您住这儿？这是您的房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您能告诉我事情经过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——”我注意到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搁着她那只购物袋。“我走到这里，立即发觉屋里有人。人要是瞎了，这方面会十分敏感的。我问是谁，没有回答——只听见急促的呼吸声。我